

本项目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天台方言初探

戴昭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天台方言初探

戴昭銘 范 壽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台方言初探/戴昭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3

ISBN 7-5004-3631-9

I. 天… II. 戴… III. 吴语 - 方言研究 - 天台县
IV.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9778 号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诚 信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228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天台方言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00 年度批准立项、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由本人独力承担。立项以来,本人已先后 3 次到实地调查,写成了数篇论文,有的已在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发表,有的尚在手头。由于在汉语方言学领域从事天台方言研究的学者甚少,我的研究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鉴于本人日常教学工作和其他研究工作繁重,而此项课题工作量较大,在原定期限内已难以完成研究计划,我已向有关方面申请延期完成。至于全部研究成果的出版,更尚需较长时间。于是我决定把手头业已成文的东西,连同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共同编为一集,作为前期成果先行出版。这样做一方面可便于有关学者的了解和使用,同时也可更广泛地征求同行、前辈和时贤们的意见,以改进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使整个课题的研究质量得以提高。由于比全部成果的发表先行一步,故名之为“初探”。

本书正文后附两篇文章。其中《历史音变和吴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来历》一文尽管不是专写天台方言的,但正如其中所论,此文主要观点的形成却是由于受了天台方言中某些现象的启示。通过此文可以看出天台方言研究在吴语史研究上的价值,故特把此文收附于后。《天台风土略·方言》是从天台县档案馆所藏《天台县志稿》中辑录出的,其中收列了不少当代天台方言已不使用或尚在使用的土语,有一定史料价值,因此我把它点校后一并印入,并附本人的“校勘记”一篇。

本课题的立项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语言学科评审组的支持,特此表示谢意。在研究过程中承蒙王福堂先生悉心指教。

吕冀平先生、戴庆厦先生、许宝华先生、汤珍珠先生、陆俭明先生、侯精一先生、张振兴先生、鲁国尧先生、游汝杰先生、潘悟云先生、郑张尚芳先生的关怀鼓励给我以坚持研究的力量。天台山文化研究会许尚枢先生、天台县档案馆杨再土先生给我许多具体帮助。天台方言词汇资料多系傅保钢先生帮助收集整理。黑龙江大学和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一直在工作中支持我。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人在方言学上研究经验不足，书中纰漏疏误之处肯定不少。诚恳欢迎学界方家不吝赐教！

凡 例

一 本书标音使用国际音标系统。国际音标形体及附加符号据《方言》1979年第2期第160页的《音标及其他记音符号》。

二 本书标音一般情况下均使用宽式标音即音位标音法,仅在标示语句或成篇语料的读音时,对其中语气词、弱读音节使用“语音标音法”,按语流中的实际读法标音。

三 作为样例出示的天台方言单字、单词和短语一般逐字标出声母、韵母和声调。弱读的后缀、语句或语篇中的轻声音节(字)仅标声母和韵母,不标声调。

四 声调标注用五度制声调符号。竖线为比较线,竖线左右的横线、斜线或曲折线为表示高低升降的实际读法(调值)的调号。调号位于竖线左侧的表示单字调(本调),位于竖线右侧的表示连读变调。天台方言阳平调值是224,但因软件中缺少与224调值对应的五度制声调符号,姑以相近的 ˩ 代替。读者读到这一调号时,宜读为224。如:田 diɛ˩ 应读为 diɛ²²⁴;秧田 iaŋ-ɿ diɛ˩˩,表示“秧田”二字的单字调分别为33和224,连读变调分别为55和22。又,连读变调中出现的334调,也因缺少相应的五度制符号而用 ɿ(34)代替。

五 变音(小称变调)字调既标本调,又标变调。变音变调的调号位置在竖线左侧,以别于连读变调。舒声字和入声字变音的标示法有区别:舒声字由于只变声调,变调就标在本调调号之后,如:秧 iaŋ-ɿ˩,表示“秧”字本调为33,变音字调为51;入声字变音后成为舒声韵,在本音和变音之间用一箭头“→”相连,如:粟 ɕyɔʔɿ→ɕyɔ̃˩˩,表示“粟”字本音为阴入,调值为5,变音为舒声,调值为31。

有些字通常只用变音,不用或基本不用本音,就只标变音。

六 正文用5号字。6号字的内容是对紧邻其左侧的字,词或语句的解释或有助于理解的词例。

七 其他符号的含义:

[] 方括号,表示其中为国际音标,但在不会发生误解的情况下,多省略方括号。

□ 方框,表示有音有义而无适当字可写的音节。

。 字下圆圈,表示:(1)当地流行的俗字,有的未见于字书,如“𦵏”;有的虽然字书有载,但在天台方言中与一般字书音义不合,如“𦵏”[gɔ̃ɿ],当地指畦沟、播种沟或庄稼行列,但《广韵·愿韵》:“蒲闷切,尘也。”(2)该字虽为本字,但在某些词语中读音已讹变,如“𦵏”字在很多词中读为声母送气的 k'ivɿ'。

~ 字下浪形线,表示该字为不得已而取用的同音替代字,如“解”[kaɿ]字表示远指义。

— 字下单横线,表示该字为白读音,所注音为白读音。

= 字下双横线,表示该字为文读音,所注音为文读音。

> 表示“由…变成…”,如“我两(个)>我拉(个)”,即谓“我两(个)”变成“我拉(个)”。

< 表示“由…变来”或“来源于…”,如“-拉<两个”,即谓“-拉”来源于“两个”。

/ 斜线,表示其左右的项目为可替换项、同义形式或变体。

| 竖线,表示隔开,被隔开的项目有的具有可替换性。

~ 代替符号,可代替单字,也可代替多字词,视语境而定。

还有一些符号,用法可参看随文的说明。

目 录

前言	(1)
凡例	(1)
《天台方言研究》绪论	(1)
壹 天台县概况	(1)
贰 本课题的研究缘起	(3)
叁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7)
肆 本课题主要的设计思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1)
伍 本课题研究的简要过程及取样标准的确定	(14)
天台方言音系	(16)
壹 声母	(16)
贰 韵母	(17)
叁 声调	(18)
肆 声韵配合表	(20)
伍 声韵调配合表	(23)
陆 同音字表	(37)
天台方言和北京话的语音对应关系	(92)
壹 声母对应关系	(92)
贰 韵母对应关系	(95)
叁 声调对应关系	(101)
天台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相关启示	(103)
壹 二字组连读变调情况	(103)
贰 概括和分析	(119)
叁 相关的启示	(122)

天台方言的变音·····	(124)
壹 变音的构成及其表现·····	(124)
贰 变音的语法功能·····	(129)
叁 变音的来历和儿化性质·····	(135)
肆 变音的轻松语体性质·····	(138)
天台方言和北京话语法的若干比较研究·····	(140)
壹 指示代词的语音交替形式·····	(140)
贰 表领属和表修饰的形式区分·····	(143)
叁 动词体貌·····	(144)
肆 语序问题·····	(147)
伍 疑问句·····	(150)
陆 双宾结构·····	(154)
柒 其他·····	(156)
天台方言的否定词和否定表达方式·····	(159)
壹 否定词的构成类型·····	(159)
贰 否定词的意义和用法·····	(160)
叁 比较分析·····	(176)
天台方言动词的体貌·····	(181)
壹 普泛体·····	(182)
贰 将行体·····	(184)
叁 起始体·····	(185)
肆 进行体·····	(186)
伍 继续体·····	(188)
陆 存续体·····	(189)
柒 实现体·····	(190)
捌 完成体·····	(192)
玖 略微体·····	(195)
拾 经历体·····	(196)

拾壹 短暂重复体·····	(198)
拾贰 尝试体·····	(200)
天台方言词汇·农业类 ·····	(203)
壹 田地·····	(204)
贰 农具·····	(208)
叁 作物·····	(220)
肆 农务·····	(225)
伍 肥料、农药 ·····	(240)
陆 林牧副渔·····	(243)
附录:历史音变和吴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来历 ·····	(253)
壹 问题的由来·····	(253)
贰 一拉<两个:天台方言的启示 ·····	(255)
叁 对吴语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分类·····	(258)
肆 对上节分类表的进一步分析·····	(261)
伍 笃类<等:天台等地方言的另一启示 ·····	(265)
陆 余论·····	(267)
《天台风土略·方言》及校勘记 ·····	(270)

《天台方言研究》绪论

壹 天台县概况

天台县位于浙江省东中部,属台州地区,东与宁海县交界,东南与三门县接壤,南面是临海市,西南是仙居县,西面是磐安县,北面是新昌县。县境东西长 54.7 公里,南北宽 33.5 公里,总面积 1420.7 平方公里。全县人口约 55 万。县政府所在地城关镇,距省会杭州 223 公里。境内山脉环绕,峰峦起伏,溪涧纵横,风光秀美。中部为盆地,始丰溪(灵江上游)从县境西部流经城关。北部有著名的国家级风景旅游胜地天台山风景区。县名即由此山而得。

天台县历史悠久。三国时,吴大帝(孙权)黄武至黄龙(222—231)年间开始设县,县名始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改县名为始丰。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改名为唐兴县。五代梁开平二年(908)改名为天台县,后又曾改名为台兴县。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复名天台县,沿用至今。有文字可考的县史将近 1800 年。因自然景观奇美,人文传统深厚,天台县自古至今一直是中外闻名的县份之一。

天台山是仙霞岭的中支,由大盘山东峰发脉,延伸入县境西部,向东北蜿蜒。其主峰之一华顶山在县境北部,海拔 1100 米。早在晋代,游仙风兴起,天台山的风光即已通过孙绰(兴公)的《游天台山赋》而闻名于世。其赋开篇序曰:“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情之壮丽矣……”此赋收入《昭明文选》,列于“游览”类下,流传

广泛。千百年来,慕名而至的著名僧、道、文人、官员、隐士,代不乏人,留下题咏不计其数,逸事胜迹难以尽述。李白诗有名句“琼楼玉宇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可见当时世人对天台山的向往。名山也是我国佛、道修炼的胜地。自后汉的张皓、三国的葛玄(葛洪从祖),中经唐代的司马承祯,至北宋的张伯端,天台山的道教一脉相承,逐渐形成道教南宗,张伯端被尊为南宗始祖,其隐居修炼授徒之桐柏宫遂成为道教南宗祖庭。南北朝时,陈太建七年(575)高僧智顗率徒至天台山,建庵说法,先后 22 年,形成中国佛教著名宗派天台宗,影响深远,宗风播及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地,创始人智顗被尊为“智者大师”,发祥地国清寺成为国内外天台宗共尊的祖庭。除天台宗外,禅宗在天台山亦有相当势力,自唐至清不乏高僧,且一度曾主持国清寺。唐代禅僧寒山以其白话诗名扬海外,已成世界名人。后人用“佛宗道源”来概括天台山的宗教影响,颇副其实。

天台县地处偏僻,周围多山,旧时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虽置县甚早,而人口增长一直较慢。然而惟其闭塞,适于避难隐逸,移民就成为当地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据有关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全县户不满 5000,丁不及 1 万。南宋建都临安,北方移民涌入,嘉定十五年(1222),已有主户 31950,人丁 74676,客户 12251,人丁 14571。至清宣统元年(1909)已达 73202 户,266336 人。外来人口与原住民融合后,在语言上形成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天台话。天台话虽属吴方言的地点分支之一,具有吴方言的典型特征,但与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以及温州话都有很明显的差异,而自成一种体系。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天台县的经济、文化、交通的发展变化很大,闭塞落后的状况已初步改变,但语言状况,尤其是语音系统,仍无明显变化。在语言使用方面,传统旧习依然根深蒂固。尽管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推普工作和广播电视的影响,天台人尤其是青年人听说普通话已无大困

难,但不仅乡村农民、城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仍说土话,就是机关干部在上班时多数也是一口土腔。普通话在当地仍未普遍通行。

贰 本课题的研究缘起

本人祖籍浙江省天台县东乡洪畴镇髻山村^①,1943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50年随父母回髻山村定居,1959年因家庭搬迁离开家乡到东北,现在黑龙江大学工作。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家乡度过的。1950年我在家庭所在地入读本村小学,1953年到离家4里路的明公村读高小,1956年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就读于坦头镇的苍山中学。1957—1958年间曾休学一年。到1959年我离开天台时,已经读完初中二年级。洪畴、明公、坦头等地在天台县境内属东部地区,当地人习惯上称为“东乡”。与东乡相对的是以平镇、街头、白鹤等镇为代表的“西乡”。东西乡之间有县政府所在地城关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天台县内的语言一致性很强,但也有地区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一些字音和词汇上。当人们感到有必要指出差异时,就往往用“东乡口音”、“西乡口音”、“城关口音”或“东乡讲法”、“西乡讲法”、“城关讲法”来说明。可见在当地人的感觉上,天台县内方音的地区差别,可以按“东乡、西乡、城关”三地为基本差别标准。实地调查的结果也是如此,详见正文中有关部分。尽管我幼年(1—6岁)的语言环境不是天台,但在家里家父说的是天台东乡话(家母是重庆人,说重庆话),同时我的整个少年时代习得的是天台东乡话,而幼年期在西安、杭州等地学说过的当地话在记忆中早已不复存在,完全被后来习得的天

^① “髻山”这一村名读为[kɿʔɿ se-ɿŋ],当地居民至今仍持此音。按照读音以及关于村名来历的传说,第一个字应是“髻”。然而当前这一村名已讹为“吉山”,甚至在县志中也这样写。“吉山”按字母只能读为[kɿʔɿ se-ɿŋ],与口语中读音不合,应予纠正,故此处恢复其本来写法。

台(东乡)话所取代。这一习得系统根深蒂固,以至于1977年当我重访故乡时,邻里乡亲均惊叹我乡音未改。

1979年秋,我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研究生。研究生课程中有一门必修课“方言和方言调查”,汤珍珠先生任教。大概是由于我自出生后就面对父母语言不一致、父母语言同周围语言不一致的环境、又辗转迁徙居无定所的缘故吧,我的辨音能力较强,记音的成绩不错。这使我产生了一种自信,想把家乡方言的音系整理出来。因此,当课程进行到考核阶段,汤珍珠先生叫同学中会粤方言的汤志祥读《方言调查字表》,叫我们尝试整理出一份粤方言音系材料作为成绩依据时,我就向汤先生提出:粤方言音系已经调查清楚,再重做一遍,形成的材料也没什么价值;吴方言的天台话尚无调查报告发表,能否允许我尝试整理出一份天台话的音系资料作为我方言课成绩考核的依据?幸蒙汤先生准许。于是我就以自己为发音人,在汤先生的指导下着手做这项工作,历时数月,终于整理出一份两万多字的《天台音系》,内容包括天台话的声母、韵母、声调、声韵调拼合表、与北京话的语音对应规律和同音字表等。其间还曾向学长游汝杰兄、潘悟云兄请教过有关问题。郑张尚芳兄的大名我是从游、潘二兄处听到的,向往既久,一次正好他赴京路过复旦,我就拖住他为我核对记音。我用天台话读字,他对照着我整理出的声韵调代表字逐一审核,认为记得基本准确,又纠正了个别不够准确的记音。可见,这份《天台音系》如果说还有一点学术价值的话,首先应当归功于汤珍珠先生的培育教导和游、潘、郑张诸兄的帮助。

研究生的第二学期,许宝华先生给我们讲汉语语音史课。期末我因妻病错过考试,没有成绩。过了一个学期,许先生说:“已经问过有关方面了,准许你写一篇论文给你补上成绩。”当时我正好读了李荣先生发表于《方言》上的《温岭方言的变音》,相比之下,觉得天台话的小称变音与李荣先生文中所说的变音现象非常相似,

来了兴趣,写了一篇《天台方言的变音》交了卷,幸获许先生的首肯与通过。这是我写的关于天台话研究的第二篇论文。

转眼到了1982年,我们这届研究生即将毕业,同时首届吴语研究学术会议也将于暑假在复旦召开。会议召集人许宝华先生叫我们几个研究生帮助搞会务,同时告知如有相关论文可以去打印出来与会,打印费由会议经费报销。我的关于天台方言的两篇论文就是这样成了油印稿,提交到这次学术会议上,又用《天台方言的变音》这篇作了15分钟的发言。这是我首次参加学术会议。面对众多前辈专家讲读自己的论文,当时的荣幸兴奋之情至今未忘。这应当感谢我的业师许先生。

研究生毕业后我到黑龙江大学工作,接到游汝杰兄的信,说他在帮助许先生做首届吴语研究学术会议的论文选集的编务工作,选中了我的《天台音系》一文,但原文过长,要求删削成万字左右。我知道此文的价值于是关于天台话的首次报告,具有填补空白性质,斟酌再三,忍痛割爱后,我改写出一篇《天台话和北京话的语音对应规律》交出。此文收入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语论丛》的文集中。后来许先生说打算出第二本《吴语论丛》,叫我把《天台方言的变音》修改一下给他寄去。稿子寄去了,但第二本《吴语论丛》因故终未编成,此文也未能面世。^①

我之所以写上面这些琐碎经过,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搞《天台方言研究》这样一个大课题的志向我并不是一向就有的,而是逐渐下出的决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语言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队伍之壮大、学者人数之众、理论和方法之进步、研究成果之丰厚,可谓前所未有。方言研究亦不例外。仅以成果而言,不仅有方言研究的专门性权威刊物《方言》自1978年以来连续不断

① 此文现已收入本书。

地出刊发文,其他众多语文刊物和学报也时有方言文章发表,更有众多出版社不断出版专著、专集和大大小小的各种方言辞典、方言丛书和方言志,其种类不可胜数。吴方言作为除北方方言外的第一大方言,研究成果自然远超其他方言。然而在1993年出版的《汉语方言研究文献目录汇编》(聂建民、李琪编纂)所收列的吴方言成果目录中,1977以后的有论文331篇,专著和工具书20种,有关天台话的却仍然只有上述收入《吴语论丛》的我那一篇。这种状况直到1999年才被发表于第4期《方言》上的我的另一文章《天台话的几种语法现象》所打破,然而也是仅此而已。尽管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暗示出天台方言的独特性,希望引起方言学者的注意,但我仍然相信不会有人响应的。这倒不是说方言学界的人麻木,而是与广大无比的方言矿藏相比,方言学者的人手仍然是太少太少,根本顾不过来。假如不是以某地点方言为母语的人去从事该地点方言的研究,即使能力再强技术再精,在有限的时间内也只能作些皮毛性的描写。而即便这种皮毛性的描写目前仍难以普及每一个县。因此我想,如果既是天台籍又同时还有一点方言研究能力的本人不从事天台方言的研究,那么天台方言少人关注的情况仍将继续下去。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2000年春试着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了《天台方言研究》这一课题,有幸获准立项。有了学术和经费两方面的支持,这一项目的研究终于正式启动了。

^① 这里说“少人关注”,不是“无人关注”。目前我所知道的关于天台方言的资料有3种:一是存于天台县档案馆的《天台县志稿》(陈鍾祺于民国年间编就)中“方言”项目下所刊载的少量天台方言词语。原文为抄件,无标点,未刊印(本书加上标点后作为附录二)。二是据闻20世纪50年代初大规模方言普查时曾有人整理出过天台方言油印资料,但本人至今未尝获见。三是1988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天台县志》中列有方言一编,撰稿人为天台县西乡人陈翹。这后一种虽为最新资料,然仍嫌过于粗略。

叁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天台山的文化一直广受文化研究部门的重视。近十多年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当地行政部门的支持协助下,全国性的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了三届,然而天台县的方言却受到语言学界的忽视。这种现象颇为奇特。然而被忽视并不等于说天台方言研究没有意义和价值。从目前看,天台方言研究至少有如下的意义和价值:

一 为学术研究提供全新的材料

具有现代语言学意义的汉语方言研究,是以1928年出版的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为开端的。此书现已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经典之作。半个多世纪后,当代方言学者钱乃荣(也是本人的学长)追随当年赵氏的调查行踪,写成《当代吴语研究》于1992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两部前后相承的方言巨著中,33个取样地点中没有天台县。如果说这只是抽样代表,还有许多县也未能列入,缺了天台县不足为奇。那么比赵元任更早呢?19世纪至20世纪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传教的需要,编写出许多方言调查著作和用地方土语宣传教义的小册子。这些著作和小册子或用国际音标、或用各种拼音注音手段拼写方言土语,它们记载保留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叶众多汉语方言的真实面貌,对于汉语方言史研究是极为珍贵的资料。为了发掘这些资料,复旦大学教授、我的学长游汝杰积数年之勤,遍访域内及欧美、日本各大图书馆,写成《西方传教士的汉语方言研究》书稿。1999年,我得知这一情况,把该书列为本人正在主编的“汉语研究新思维”丛书8种之一,因而得缘先睹真容。然而阅稿之后,除对传教士们在汉语方言研究上下力之勤有所惊叹之外,还因书稿中收列的上千种方言书目中关于天台方言的竟然一种也没有而深感惊